

蘇家兄弟

陳玉君

他們住在新北華中橋旁的五樓公寓，狹窄的巷弄，只有入口，沒有出口。樓梯坑坑疤疤，扶手搖搖晃晃，牆壁上佈滿塗鴉，沒有電鈴，當然也沒有門鎖，這裡連小偷都懶得光顧。

建商曾來談改建，但無功而返。有能力的住戶早已搬離，並將房子租出去。廉價的租金，減輕蘇家的負擔，也補貼了房東一週的菜錢。

蘇大哥每天搭救護車上學。救護車雖然沒有鳴笛，但當他揹著扁扁的書包（裡面只有空餐盒），走下車時，校門口的導護老師、交通隊學生紛紛行以注目禮，那派頭真是威風啊！

那年，蘇大哥升上五年級，救護車上多了一個小跟班——一年級的蘇小弟。沈重的卡債，讓打零工，挨家挨戶清

潔打掃的媽媽喘不過氣，加上蘇小弟已長大，有能力抵擋蘇爸爸發酒瘋的拳頭，要不也會閃躲。於是分隔多年的兩兄弟，開始學習共同生活。

再相聚，彷彿冤家。母子三人，當年為了逃離父親，流浪到台中，相依為命的日子從不爭吵。可是，蘇小弟長大後，卻總是無理取鬧，不想上學、不要洗澡，常常大喊大叫。所幸，蘇爸爸脾氣已變好，甩門而出，一夜不歸。蘇大哥有樣學樣，丟下蘇小弟到廟前廣場閒逛，然後拿著幸福晨飽餐券幫小弟張羅早餐。

蘇家經濟條件其實可以比現在好。蘇大伯從事殯葬業，喪家從不討價，穩賺不賠。蘇爸爸開大伯的救護車往來於新北的老人養護之家。蘇大哥放學後，上了救護車，搖身成為得力助手。那些勉強能開口說話的老人家，特別喜歡他。充滿朝氣的孩子為暮氣的養護中心帶來些許活力。他們的救護車把能喘氣的老人送醫院，沒氣的送太平間，那裡有蘇大伯在等著。

蘇大哥對生命的來去並無太多感觸，如果有那麼一絲感動，都化成了他口中的靈異事件。載王老伯上救護車前，他在養護之家門口看到王老伯並無插管，還微笑著揮手說再見；在救護車上往生的李奶奶託夢給他，請家屬把櫃子底層的那件赭紅大衣燒給她。那次真靈驗，家屬才知李奶奶珍藏了一件大衣，他因此賺了一個紅包。可惜，蘇爸爸並沒有善用他的天賦。

蘇家兄弟是學校登記在案的高風險家庭。兩兄弟也樂於參加學校的各種高關懷班，補救教學班，無論如何都比較在家快樂。但缺席也是家常便飯，蘇爸爸一有閒錢，常不顧是否假日，帶著兩兄弟四處吃喝玩樂，不知去向、不接電話，讓老師急得跳腳。幾次失蹤又出現後，老師也只能打通電話，寫下紀錄，算是責任已盡。這家人自有社會生存之道，不必煩惱。

生命總會找到出路，蘇家兄弟大概只能複製蘇爸爸的。道路。六年級時，蘇大哥的書包已暗藏香煙盒，單純的老

師並沒有發現。總有一、兩位尋味而來的學生（他們氣味相投，將在校外結盟），不小心說溜了嘴。

不是說教育可以促進社會流動嗎？當上一代的基因深植在孩子的生命中，孩子又缺乏超凡的意志力時，教育如何扭轉他們的命運？孩子又該如何擺脫生活的枷鎖？

蘇家兄弟難道沒有贏的機會嗎？



新北市中和國小教師，喜歡文字創作，作品曾獲得中和莊文學獎散文佳作、電信創作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小說佳作。就讀嘉義師院期間，受過板書訓練，對書寫硬筆字深具信心。

評審評語

得獎
感言



周昭翊

故事敘述一對家境貧困的蘇家兄弟，父親以開大伯經營殯葬業的救護車維生，兄弟跟著搭免費救護車上學。救護車上所面對多疾病纏身者，因而生死大事成為生活中司空見慣、習以為常的狀態。作者白描蘇家兄弟看似沒有出路的生活，也感慨社會該如何扭轉社會邊緣人的命運，文字樸素有情。

〈蘇家兄弟〉是為了鼓勵學生參賽，寫給學生參考的範文。我常告訴學生寫作文除了講求譴詞用字、注意文章佈局，更要字體端正。所謂文如其人，字體也一樣，賞心悅目的字體，讓人留下深刻印象。